

波羅蜜

金曼殊著



羣英社叢書之一

波羅蜜

翁漫棲著

羣英書社版

廿四年六月

劉序

翁漫棲先生把這冊稿子交給我，要我替他寫一篇序，這對於我，實在是一個難題。我自己每編好一本書的時候，最使我爲難的，便是前面的那頁序。要如何寫才好呢？

我每執着筆，便苦惱着。自己以爲真的，世人未必就以爲真，自己以爲假的。世人也未必就以爲假。因爲這樣，所以話就更難說了。

但是，翁先生要我替他寫這一篇序的誠意，是使我無法拒絕的。三個月前，我答應了他，一直延到現在，他的書快印好了，我真沒有法子再推辭

了。

翁先生的作品，我從前還讀過一種，那是一本小說。在那本小說裏，充滿了南國的情調，和浪漫的青春的感傷。在這一本散文裏，這種色彩，似乎表現更濃，更有力了。這本散文的特色，是在交織着美麗的文句裏面，充滿了夢幻的朦朧的回憶的詩情。對於大自然的描寫，時常展開着極其秀麗清新的圖畫。如花村夢散，輕離，母親等篇，都是這個集子的佳作。

翁先生在文學上的前途是遠大的。美麗的文筆，過人的才質，熱烈的情感，都適合於走這條文學的路。我在這裏熱烈地期待着翁先生偉大的收穫。

劉大杰於上海

五月七日

林序

考書之有序文，起於屈原之離騷，次爲楊雄班固之書，亦都風尙作序。此類文字，可說是「古已有之」，此刻依我這愚人愚見，可分爲三項：其一是「序己」文字，即是著書人敘述自己著書的旨趣和經過；其二是「序人」文字，即是著書人請名人或知友作序，把他的一切與作序的人之關係寫在序裏；其三是「序書」文字，即是著書的人或被邀作序的人介紹全書綱要或精彩地方給讀者。

上述三項，第一項我不是著書人，無緣來寫這項的序文；第二三兩項，

3. 序 蜜 羅 波

我不是名人，雖可說是知友，但我這幾月來因事連遷於滬杭兩地，爲着生活問題的困厄，嘗滿了福祿特爾底亢迭特裏面所敘述的人世的苦艱，這樣，我那有心情來寫此書的序文？然而既屬知友，亦無法子推辭，祇得在鬱悶中匆匆地執起筆。

憶二年前，我在汕頭市立女中掌教的時候，許多朋友們知道我很歡喜讀文學書籍，多寄他們的近著給我。——漫棲兄也是這其中之一人。那時我因爲漫棲兄的伯父翁子光先生從滬返里之機緣，才得與漫棲兄識面，幾天後，他又從善慶里送來一冊剛出版的「漫音集」，我詳細地看過一遍，覺着裏面的用字很恰當而優美；尤其是他對「詞」改善的主張，如（漫音自序）（二）不講平仄——自有平仄，新音調……（三）要講韻——全首用一韻，或轉數韻都可……（四）不用難懂之古典，字句不用白話，用較有曲折的淺近文言……等等不期和我的意見投合。他那次對於「詞」改善的主張，有幾分好像受了

胡適之先生對於「詩」解放的主張的影響而寫此，當我看了本集第二輯那篇「詞」改善的意見」便可覺到。

去年我主潮陽一中教務，漫棲兄又從上海寄一本長篇創作——「西南角」贈我，並附言要我的「未畱集」和其他的著作。慚愧得很！我溷跡於文藝之林雖有多年，但過去出版的書，自家很不愜意，本該藏拙不當寄與朋友，可是那次因了漫棲兄的函索，便亦郵上一冊以答他的好意。漫棲兄瞧後也覆我一函，那便是本集第二輯那篇「關於「未畱集」的話」的文字，發表在他編輯的「廣東旅滬同鄉會月刊」裏面。

漫棲兄的「西南角」這書，據他的自序大意是『我將研究文藝的心得而寫作文藝，原因是在於慾望，這種慾望不是名譽與金錢，是抽象的「吐氣」，因我的作品多受社會長時間的壓迫而產生』，如此，他這部創作可說是社會環境壓榨出來的產物，是一部有文藝思想的佳作。看他的自序末段「假使

曙我們能以智力去走前時代之輪，那荆棘叢生的目的地，不怕不能闢出一條光，爲我們最後的微笑。」更可覺到了。

兩年前，漫棲兄在嶺東文壇知名後，便跑到上海文壇來掙扎做了園丁，於是他這兩年來對於文學的研究更加努力了，他過去主辦過文藝的刊物，有「元音」和「流水」等刊，我雖未經過眼，但我從友人處得來的消息便可知道，近年他又致力於長篇論文的寫作，及編輯「廣東旅滬同鄉會月刊」，使我更洞悉他的一切了。這次他得知我到滬的訊息，即到旅舍訪談，這如春風吹來的消息，使我快慰得很！那便是他告訴我，他於最短期間內擬交書局出版圖案集，詩集散文集，諸書，並且要我爲他的散文集——「波羅蜜」寫序文。

呵！一提起「波羅蜜」，我，我的憶海，不禁湧進了故鄉的一切。「波羅蜜」是我們鄉人夏天常吃的水菓，當六七月間，你無論至什麼地方，都可

聽見此種水菓滿擺在街頭巷尾的攤上，緣因是此種水菓能解暑之故。憶我蟄居故鄉時，常和弟侄輩到外邊買來嘗喫，如今爲了生活的追求流浪於異地，想時喫此種水菓已不可多得，這回翻閱漫棲兄的集子，看了集名，立時兜起一種思鄉的感觸，再看了本集第一輯「天涯何處覓吹簫」「初冬的夜」等文，更引起旅客懷鄉之念矣！

漫棲兄此集，分爲二輯：第一輯是屬於傷感回憶的文字，第二輯是屬於幽默談論的文字，這統是小幅的描寫，作者的個性，熱情……都露微書中，這正如法朗士所說「文學作品，嚴格地說，都是作家的自傳」的話了。故漫棲兄的作品的好處，再不用我來介紹了，我祇是把他和我認識的經過略述上面，諒亦讀者諸君所樂聞歟？

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十六日林培慶於上海漢文正楷書局

自序

據云：當茲尙是小品年，小品年收穫的成績除舊樣翻新的線裝書流行外，便是近人的文餘充積了出版界。

小品文固然是無聊文人作供茶餘酒後的助談，或代所欲言的一種諷語，因其號召頗不乏力，故不單作者多，且讀者亦衆，由是盛極之因在焉。

作者雖喜於文餘好浪幾點碎墨，然自信非受小品年所薰陶。因自覺一些不能發揮於長篇文裏者，如：社會的疎事，個人的私情，天然的描寫等等，雖係無關痛癢，得失無損，而不說又痛的動機，最大的目的便是解決心裏的寂寞，和苦悶，於是，不得不另豎題目以記存，非有野心想以充積出版界。乃求自慰而寥作紀念已耳。

羣英社近擬刊行叢書多種，徵稿於我，故特將近年來在各刊報所發表屬

於小品類的，選改一部份，另添新作數篇輯成是書。定名「波羅蜜」，藉報所索，並欺世人。

「波羅蜜」乃熱帶的植物，南國之嶺東出產甚多，因其欲食不易，味道複雜，且吃後口必癢之能使人回味，是以是書託名借意，藉以討人一癢，非敢以美名引人入勝。

是書輯法，非以好壞爲標準，乃以其性質不同而歸納，故所分兩輯，一以言私描景，吟風弄月。一以輕洩世態，追風捉影，所以本集於重提舊事的部份，便會引來酸淚，說起世態，便覺是隔靴搔癢。可是自引傷懷，乃已所願，因藉以無忘往事，隔靴搔癢，實環境使然，只恨乏術難捉風影。故是集成績僅此，好壞聽之讀者，不過自己還以爲這是幾年來炒得的一碗「八寶飯」，雖有幾分說之太過，實亦怪之太慢。然而，社會不是還多着男人在垂涎人家的妻子？那就略誇一次自己的文章有何不可？於是乎……算了！

是集蒙劉大杰先生和林培廬兄抹冗作序，使增光不少，又承林作華女士對該集編輯之幫助實亦難得。謹一一在此致謝。

曼樓 一九三五、初夏於斷春樓申江

波羅蜜·目次

劉大杰先生序

林培廬先生序

自序

第一輯

花村夢散

春爬到我的心頭一瞥

天涯何處覓吹簫

秋蕉痕裏

初冬的夜

踏雪尋梅在江北

悼英蔚

失望了詩人眼中雪

自述

輕離

R F 民主紀念之夜

母親

南行贅筆

三月如夢忽落花

第二輯

新生活活在海西

熱夏話「佛」「仙」

笑

所謂幽默作家

悲人

關於名譽

女人

運

何妄言之有

讀虬髮君談「漫音」之後

關於「未宙集」的話

詞改善的意見

時代文藝的認識與批評

花 村 夢 散

一

這些留痕，這些留痕是使我看後淚下的。多麼酸心的這過去的粉紅色夢呀！在那一個時期嘗把我的人生玩弄得現在心痛！

做起了漂流異鄉的人兒，行蹤是長跟着生活波動。生活把我無情的鞭撻。使我未敢去回顧以前的一切……

夏日迫人的時節，心裏便要憶起南國的消夏。秋虫叫起的時候，又使我感到秋風的厲害。從未飄過雪花的南國冬天。正強力引我悲傷這冰雪密佈的

北地的生活。呀！春來，還多麼的冷呀！比那綠意走遍南國，春風溫遍的南國是差得天遠呢？

一憶起春！現在心緒還留着過往那種春的土香，像玫瑰般神秘的心緒，尚未幻滅去那時的濃厚。蟬翼一般的稀薄。輕透出燦爛而美麗的往事，輕引起曾經憂鬱的心境。更能現出那熱情所沉醉的境地：

那不過是給我些愛的情苗，造作我的心境迷惑。並掠奪我的靈魂去消耗在情場。那完全是一種視為青年應有的生活。但是，美夢有殘盡的一天。幾年的心血所經營的愛墓，却料不到如東風無意的吹動薄紗那樣的崩潰。一切像蕩蕩的碧水那樣的東逝。呵！只剩，只剩有的是一個愛跡，當我憂傷達於極點的時候，這愛跡便挑動起在腦膜特呈出了荒涼。多麼能使心傷的悲素，像積滿了無數的冰山佔在過往那沉醉的境地：凍死了蕩水的垂楊，滅掉了秋海棠的排紅。消散去溫和的晨風，和爛醉的晚霞。一切惱人的往事和景色。

3. 蜜羅波

已成了我的絕望。如樣的，這絕望在幾年是驅着我去追憶的愛羨。有時啓示着一種苦惱的恐怖。最令人奇怪的這些事。在春鶯出羣那時便被啼起。啼！像刺破了心，血流般的又來了一個驚覺！

二

人生確是一個浮寄。絕無可來決斷着前途，前途只成人生憂喜的迷宮。時常挖出我深刻懷念的希望。作着一刻兒安慰的談資。

青年時是少不了這些談資的，正因此，便苦惱了現在的心境空虛。過去那樣懷抱着的心願，不能避免的成了泡影而消逝！不能重現的那就是千古之恨呀！

表英姊別了我好幾年了，多麼使我還懷念着。她那美麗的情影，現在尙能給我一種處女的神秘。她美麗，她天真，她可愛，她處女那時的情已繫住